

美文庭院

江南早春

芮海林

几阵春风，几度春雨，洗去了冬天的沉重，春姑娘，悄然登场了。

江南的早春，田间旷野依然不动声色，西北风还是那样顽固凛冽，只是屋檐下的冰凌已开始滴落泪珠，似醒非醒的鸟雀啾啾声也由干涩转向悠婉。道是无情还有情的造物主，犹如拥有绝对号召力的乐队首席指挥，挥手間，就喝退了寒冬冗长的梦魇，把昏昏沉沉蛰伏的万物唤醒，封冻的大地开始了春的苏醒与涌动。

唐朝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赞美了江南早春就像披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充满了朦胧之美。

江南的早春，空气中满是花开花落的消息。深呼吸一下，吞吐的竟是满心满肺的花香。宋代诗人陆游在《二月四日作》中称：“早春风力已轻柔，白雪消残玉半沟。飞蝶鸣鸠俱得意，东风应笑我闲愁。”

江南的春天，是名副其实的丹青高手，它手中的五彩之笔，在大地的画布上点染出丝丝缕缕的翠绿。“草色遥看近却无”，它可是江南春天诗篇里的第一章，给盼春的人标上了

一个寻章摘句的索引，那大块的留白，留给诗与歌的浪漫写意，只待东风细雨的一番滋润，便渲染出一片万紫千红。正如宋朝诗人朱熹在《春日》一诗中吟道：“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江南仲春，最具风姿绰约的诱惑，像经过十八变的少女，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端庄妩媚。此时的春天，已不需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矜持，完全可以大胆地粉墨登场了。水暖岂独游鱼知，在窝棚里蹲了一冬的鸭鹅，浮在水中，自由惬意地嬉戏；山坡陌头，牛羊点缀在满地绿色之中；小别一冬的紫燕，又飞回旧巢，叽叽喳喳的呢喃，像熟老人似的打着招呼，多有灵性的小动物啊，给寻常百姓家带来一片祥和的喜气。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春天，永远是一场织不完的梦，是一段诉不尽的情。江南的雨凄，江南的花事，江南的风月，曾粘住多少文人骚客，缠绕上几许的魂魄？

江南春天，万紫千红。那黄的是迎春花、

白的是梨花、红的是海棠、绿的是垂柳，不经意的斑驳墙影下，是一丛从粉色的蔷薇，兀自安静地盛开，如邻家的女孩。“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宋代诗人苏轼在他的《东栏梨花》中把梨花描绘得如“一朵梨花一朵云，一层梨花一层雪”，可谓美妙绝伦。烟雨江南，那朵朵冰清玉洁的梨花，迎着阳光，像千万个羞赧的少女，纤纤玉指掩面，遮住内心烂漫的喜悦，从指缝里窥视着灿烂的春光。元代诗人王冕在《白梅》中“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的名句，和宋代诗人王安石《江梅》中“江南岁岁多风雪，也有红梅漏泄春”的佳句，又一并把梅花的风韵描写个清透，其含义之深，意境之美，耐人寻味。桃红柳绿，那是一个最俗艳不过的词，却演绎着最美丽的一片景致，在江南的湖畔河岸随处可见，那是江南的春天最常见的一段花事。

江南春天，是一曲浪漫的歌，是一幅色泽妍丽的画，是一首意兴激赏的诗。春光盈杯，春色满园，春意盎然，悉数融化在赞美春天的诗册中，不妨偷得一日闲，将春的思绪细细审视，慢慢梳理，江南春天就会在你心中永驻。

儿时的春节

徐军林

“过年咯！”小时候一听讲过年，走路都连蹦带跳，以前人们常说：“大人盼种田，小孩盼过年。”尤其是经历过物资匮乏年代的小孩，对那段盼过年的往事，更是记忆犹新。

吃了腊八粥，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起来，炒瓜子、炒花生、做冻米糖。家庭条件好些的会做花生糖、芝麻糖、打花生酥，花样多多；条件稍微差些的，就会将花生、芝麻和冻米掺和在一起做。先是炒冻米，炒好冻米炒花生。还有熬糖稀，这是个技术活，很讲究，主要是掌握火候和时间，火大了容易焦，火小了又没熟；时间短了太嫩，时间长了又太老。妈妈在灶台上炒，爸爸在灶台下添火加柴，配合默契。我们姐妹三人就在那守着，等着出锅。大人们忙到半夜，我和妹妹们也等到半夜，因为只有做糖结束了才能吃到锅面上的糖稀。只见妈妈拿着锅铲在锅上一层一层地铲着，然后做成三个糖稀坨坨，我们姐妹三人一人一个。糖做好了，妈妈喜欢把糖装到一个小口的洋瓷罐里，过年时用来招待客人。为防止我们偷吃，妈妈将洋瓷罐密封起来放在高高的大衣柜上面，或是我们够不着的高处。那时我们没有零食吃，天天就猫着脑袋看着洋瓷罐，趁大人不在家，想着各种法子取糖。我们先搬来一张大椅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再搬来一张小点的椅子放在大椅子上。那时为了能吃上冻米糖，我们费尽心机，什么法子都能想得出来。

到了腊月二十七，家里就更忙了，炸肉圆子、炸豆腐果，炸花生米，爸爸妈妈每次都要忙到半夜才能休息。

大年三十是一年当中最快乐的日子，妈妈早早起来准备，烧水、杀鸡、破鱼、洗菜，忙碌地准备着年夜饭需要的食材。随着炊烟冉冉升起，整个厨房热气腾腾，散发出各种诱人的香味，让我们直咽口水。我们三个小馋猫不时跑到厨房偷嘴，那种满足感无以言表。年夜饭准备好了，满满一桌子好吃的，但这时还不能马上开吃，按老规矩，得先祭祖。祭祖祖先后一家人才能围坐在四方桌旁，由爸爸宣布“过年”，一家人幸福地大块剁肉。

那时候条件不比现在，每天都能大鱼大肉，平时舍不得吃的美味佳肴在大年三十这天会全部上桌，这让我们十分满足。

年夜饭桌上，我们还有一个习俗要遵守：有一盘菜必须有，而且还不能吃，那就是红烧鱼，即使春节期间有客人来做客，客人也不会去动这道菜，这道菜会一直端进端出直到正月十五为止。因为“鱼”和“余”同音，这道菜一直留着寓意“年年有余”，后面的日子会越来越富足。

享受完美食，爸妈收拾碗筷，清洗灶台，然后开始摆放果盘，招待大年初一来访的客人。年前准备的花生、瓜子、山芋条等零食，以及我们最爱偷吃的冻米糖，这时候全部被妈妈一一拿出来放在果盘里。还有一种糖果，现在已经买不到了，是用红薯煮出来的糖做的，呈褐色，用纸包装着，那时一毛钱可以买十个，现在的孩子可能没人会喜欢，但我们小时候却吃得津津有味。

平时省吃俭用，为了省电家里的电灯在晚上基本上是能不开就不开，但年三十晚上，妈妈却让我们把家里的灯全部打开，全家老小就围坐在小火盆边，一边嗑瓜子，一边拉家常，大家一起守岁。我和妹妹们开始还精神十足，可吃饱喝足后睡意很快就席卷而来，眼皮子打架。妈妈看我们实在熬不下去，就让我们先去睡，睡觉前妈妈还会将事先准备好的红包发给我们。每个红包虽然只有五元钱，但每张都是妈妈去银行换来的崭新票子，我们拿着红包心里美滋滋的，小心翼翼地将红包压在枕头下，晚上睡觉中途醒来还要用手摸摸，看看红包有没有不翼而飞。

我们家还有一些老规矩，那就是正月初一到初三，家里人不能拿菜刀，不能拿扫帚扫地，大人不能骂小孩，也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并且我们家都是年三十那天煮一大锅饭，一直吃到正月初三。初一早上一起床，新衣新裤就摆放在床头，新鞋放在床边，我们起来穿戴好，从上到下全是崭新的，臭美的姐妹三人别提有多开心了。初一早上是要吃鸡汤面的，也称“长寿面”，还有香喷喷的五香蛋，我们可以随便吃。这几天，大人们不管小孩，我们想吃就吃，想玩就玩，口袋里装满了到隔壁邻舍拜新年，邻居给的各种好吃的。

现在的生活条件与我们儿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儿时所经历的盼着过年大吃大喝的日子已不复在，现在想吃什么随时就可以买，对过年的期盼也越来越淡。儿时过年的种种仪式也渐渐化繁就简，几近消失了，让从贫乏年代过来的我们多少有些失落，不由感叹世事变迁。

不过，正如有副对联所写：艰苦岁月想吃肉，小康生活要喝粥；横批：与时俱进。既然时代已经改变，春节随之改变也就自然而然了。



青山雨后(水彩画)

施翔 作

敬亭来风

新诗窗

宣城，我的故乡

牧马人

我为什么要写这段文字
因为皖南川藏线的曲折蜿蜒
因为桃花潭畔的薄雾雨烟
因为太极洞的神奇毓秀
因为红杉林的浪漫秋天
因为宛陵湖的碧波璀璨
因为谢朓楼的底蕴千年
我要把我的爱写进文字里
落款是你的名字

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满山杜鹃给了我憧憬
带着不安和期待
我在敬亭山的梨花下和你相遇

你的昵称是一个童话
为了再次见到你
我经历了清凉山的大雨
清晨在青龙湖的花旁走走

在水东老街的人海中
看到闪闪发光的你
我们相约去龙泉洞寻找奇迹
说出属于你的秘密

我们在徽味小吃畅谈梦想
就像红枣莲子汤一样甜腻
那时的青春犹如古樟树一样
想要知道天高地厚

你说
茂林拥有我最不舍的味道
徽杭古道留着我不断的根
泾川的夏天，清新惬意
再跟你去飘流感叹溪水的清澈
世间最美好的日子大概如此
想要停下脚步，却难以自抑
因为查济还有别样的风情

你说
诗仙的故事是你的个性
文房四宝是你的才华
而双塔
则造就了你过分的美丽
青弋江的流水沾湿了你的头发
湛蓝的夏空融化了你的心

我守着我们的约定之地
与你在龙川相聚
只想与你一起去感受人杰地灵
你站起来似南湖湖般秀丽
躺下如宛溪河般沉静
我们却在箕山竹海走散了
我爱你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也爱你晴空万里和落雨纷纷
你这么美
我的宣城

你说：你爱我朴实无华
我说：我爱你风景如画

天严寒，夏天酷热。食堂也不办了，我没有地方吃饭，就经常在街上买着吃，但长期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好在我人缘好，总有人喊我吃饭，那段时间，我吃着“百家饭”，也没有跟他们客气。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帮助了我，多年以后，我还是打心底里感激他们！

食堂里的小戴姑娘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后来我们在宣城街上偶遇，她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说和爱人现在经营着一家房产中介公司，日子过得平淡而快乐。

2018年9月的一天，宣州区委宣传部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机关支部党员来到了狸桥镇更楼巷新四军烈士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支部书记是我，所以我领誓。纪念碑是原各村乡政府在1985年建立的，以此缅怀长眠于地下的二十九位新四军革命烈士。2009年，狸桥镇政府对烈士墓地进行修整，重新立了纪念碑，供后人瞻仰。

2020年9月，十三届区委第十九轮巡察工作启动，我有幸担任了区委第九巡察组的组长，对狸桥镇南湖村、东阳村、长山村和狸桥社区，开展了为期四十天的巡察，这让我再一次有了和狸桥亲密接触的机会。巡察转瞬即逝，回到市里，有天晚上，我泡了杯茶，忽然想起在各村的那些青春日子，想念起在各村点点滴滴，想念起曾一起共事的“老章”们……细算起来，我离开老各村、新狸桥，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个春夏秋冬，十八个寒来暑往，时光就在这么不经意间匆匆划过，容不得你去细想。

时光深处的狸桥，总在隐隐约约中浮现。

心香一瓣

李继国

时光深处的狸桥



梅

潘华业 摄